

京
○
九

松子落

都
○
年

苏 枕 书 著

京

九

苏

松子落

枕

书

都

年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子落：京都九年 / 苏枕书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086-8798-8

I. ①松… II. ①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7178号

松子落：京都九年

著 者：苏枕书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75 字 数：190千字

版 次：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8798-8

定 价：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缘起

2017年夏，回京不久，恰好雪萍联系我，询问近况。我答，正在家中陪猫。她不辞京中奔波的远途，当日下班后就来我家相聚，在狭窄的居所内喝了不少酒，因此有了这册小书的诞生。

此集收入的文章，多半曾刊载于《人民文学》之类的杂志，而雪萍从前正是《人民文学》的编辑，这些文稿皆曾经她之手。早先她便鼓励我多写有关京都的文章，从最初浮光掠影的状物写景，到后来的种种人事变故；从最初的不加拣择，到如今欲言又止、踌躇斟酌。

近年越发珍惜书写的机会，自己的书写究竟有何意义？如果仅是消遣与抒怀，是否有必要化身纸书？当然，前人著书，不论诗集、文稿、论述、书信，大多希望刊刻梓行，到晚年思想成熟、学问有成，还希望亲自改定文集，作为自己曾在世间行走、学习、思考的纪念。所以出版，哪怕是出版不成熟的作品，并非罪过。只是从前人们出版某书，比今日困难许多。他们买书、读书、著书、印书都不容易，所以落笔成书也更谨慎、珍重。希望自己对此书也有谨慎与珍重的态度。

此书想要与读者分享的，是过去九年非常个人的体验，充满犹豫、困惑，也经历了一些悲伤的事。“松子落”是很喜欢的意象，诗

里多有歌咏，比如“山中拾松子，种作庭中树”（黄玠，《题高晦叔牧松斋》）、“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韦应物，《秋夜寄邱员外》）、“桐华吹处客载酒，松子落时予读书”（李晔，《次韵李师文见柬》）。还有“鹿麕过别院，松子落前阶”（施峻，《石居》，见《列朝诗集丁集第四》），可与旧作《有鹿来》呼应。我住在遍植松、柏、橡、杉、樟的山中，鹿之外，尚见过狸猫、野猪，据说还有猴子。松子不仅是仙人的食物，小动物与我也都喜欢。因此“松子落”又是一个写实的标题。

副题仍缀“京都”二字，但并非全写京都。以时间轴而言，起点可以追溯到大学时代。以空间而言，有读大学时所在的重庆、成年后旅居的北京，以及目前客居最久的京都，当然还有一些关于故乡的回忆。以话题而言，有一贯最感兴趣的买书、读书、种花，也有一直关注的服装问题，还收入了几句对《枕草子》的戏仿，是想请大家也来试一试这种可爱的文体。常听人说某文“像《枕草子》”，而我们究竟对《枕草子》有多少了解，或者仅记住开篇那句“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江户后期学者山冈浚明在《类聚名物考》卷二六六《书籍部四·日记·女史》中指出：“此书仿唐义山杂笺书体。义山，李商隐别号，晚唐德宗朝人，与白乐天、元稹同时也。”（近藤活版所本）幕末学者斋藤拙堂在《拙堂文话》卷一云：“物语、草纸之作，在于汉文大行之后，则亦不能无所本焉。《枕草纸》（亦即《枕草子》），其词多沿李义山《杂纂》。”〔日本文政庚寅（1830）新镌，古香书屋版〕后世学者亦多有考察《枕草子》与《义山杂纂》的关系，这种清简隽

永、摇曳多姿的文体，可以慢镜头般捕捉某个瞬间，也可以将漫长光阴凝缩作一粒琥珀，很适合手机写作。打字机、电脑使我们大大加快写字的速度，较之执笔的前人，书写效率显然更高。但手机与各种社交网络的出现，又使短文书写大行其道。倘若不会作诗，不妨试试《枕草子》《杂纂》这类文体？

《枕草子》被视为“女性文学”的代表作，一看到书名，人们就自然想到纤细、敏锐、宛转等“女性”特征。在最初写作之时，我并未意识到性别问题。而成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躲开人们对女性书写者不自觉的矮化、偏见与蔑视，为了避免旁人在“作家”的标签之前为我再添一个“女”字，为了避免人们因为我的性别而不信任我书写的对象，开始有意识地在文中将自己藏起来，也想过彻底换个名字。偶尔听人说，读过你某某书，一直以为你是男人，甚至会觉得松了一口气，仿佛这样就安全了。这种源自妥协与懒惰的“安全感”很可耻，所以在此书中，没有隐去这个明确存在的“我”。我目前过着勉强称得上自由的生活，而这一切并非因为自己付出多少努力，更多是源自家人的爱与宽容。若没有爱与宽容，我们该如何保有独立与自由，如何获得救济，如何坚持对善恶的判断？我不认可“我们现在已经很好了，胜于某某时代、某某区域”的观点，这对解决真正的问题没有意义。也不认为发现、歌颂“生活之美”是“女性作家”的职能，而想做个更勇敢、更努力的人。



目 录

缘起

III

行旅

汤川秀树的京都

3

重庆往事

21

何月不照人

30

人
情

拜
年

49

附一：山中往事

65

附二：山中岁末

68

散书记

72

与旧书店为邻

94

谁人袖底染梅香

113

芸草堂闲话

119

小酒馆

125

穿衣记

130

和服与性别

136

岁时

种花与买花

145

梅雨时节

151

照冥灯闪水波寒

158

客中之雨

162

秋天的藕

168

寒冬的衣裳

171

仿枕草子

178

缓归

父亲与我

189

结婚记

210

种莲记

242

后记

271

行旅

走过爱慕的大松树底下，
无数细雪从月光里飞来。

汤川秀树的京都

1

还没有到京都的时候，就听一位老师提起汤川秀树。那时候还不知他家一门都是出色的学者，只知道他是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论物理学家。

从高中二年级开始，我的物理成绩就滑向难以挽救的深渊，物理老师住在我家楼下，是一位严厉刻薄的中年男人，在小区里遇到我父母时，总是带着一丝嘲讽的笑容招呼道：“你们家女儿最近在搞什么新创作吗？”这令我父母非常羞愧。他们对我不是很有信心，对别人提起我在其他方面的兴趣总是格外敏感，生怕我走上未知的邪路。常有人说“女生的思维不太适合学物理”，也无形中给我提供了心理暗示。某次考得略糟，物理老师冷笑：“你应该去文科班。”这益发加剧我对物理的恐惧，后来甚至看到物理考卷就脑海空白，最终失去了对

这门学科的兴趣。虽然在高中二年级之前，一直参加学校的物理竞赛辅导班，花了很大的气力去理解力学、天体物理学这些如今已完全淡忘的内容。回想起来，当时我所接受的物理教学模式仅是面向聪明人的，老师不会去解释某条定理的来源，也不会用略微具象的方法阐述某公式的推演过程。这些定理公式的存在是实用性的，是已知的，我们必须直接将他们运用到复杂的计算中去。所以那时候班上确实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流，一部分同学物理极好，也学得非常轻松。一部分勉力维持，基本维持在安全线以上。而一部分却积重难返——譬如我，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学好。好像当所有人都从身边奔跑而去时，我却还在原地举步维艰。在物理学习方面的失败加重了我的自卑心理，高中毕业后多年，回家时遇到昔日的物理老师，仍会涌起本能的恐惧，毕恭毕敬躲在一旁，将头埋得很低。

在专业选择之际，似乎从未有过自主权。小时候父母热衷培养我对汉语文学的兴趣，理由据说是恢复高考时，他们最难应对的科目就是语文。重理轻文的观念一直延续到我读书的年代，在基础教育体系里仍占主流地位。因此父母虽培养我对文学的兴趣，目的不过是为了不使其成为“最难应对的科目”。升入高中时，我被要求考入理科竞赛实验班，这种极尽功利的分班制度虽屡遭禁止，但一直存在。我的家乡曾在近代城市发展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位颇负盛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曾在这座小城开时代之先声，创办学校，大兴教育。可惜到我念中学时，这座小城的基础教育已被苛刻、死板的风气浸淫。在学校里，考试排名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频繁的统考、短

暂的假期（每月一日）、高强度授课（从早晨6点到晚上10点10分都必须留在学校）、实名制的成绩排次表，这些都令那时的我极难容忍。残酷的竞争机制令我厌倦，老师们也神经紧张，每次考试过后都担心自己班级的总体成绩不如其他班级。

我就读的那所高中在当地颇有名望，我所在的那届十五个班级中，有两个理科竞赛实验班，十个理科普通班，三个文科班，可见文理比例悬殊之巨。老师们毫不避讳对文科班的鄙弃，仿佛只有愚笨、不热爱学习的人才会堕落到那里去。譬如我的数学老师有这样的口头禅：“这样的题目都做错了，你以为自己是文科班的学生吗？”或者：“我还以为这样的错误只有文科班的学生会犯。”

小学到高中，我与许多同学一样，一直在父母的要求下参加奥数辅导班，也考过很多场试，获过一些乏善可陈的奖项。中学时期，曾对数学产生过极为浓郁的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天凌晨五点准时起来，去翻看一些教材，对其中的习题反复验证、推演。当时非常喜欢平面解析几何，对组合计数、抽屉原理、容斥原理等反应平平。也曾数学的迷宫里乐而忘返，为那些精妙的、仿佛上帝创造的神奇美感折服，并无数次体验过发现新风景的喜悦，虽然那或许仅是宇宙里的一粒尘埃，在小小的我眼中，显得无限庞大。甚至在高中毕业时，还差点选择应用数学作为大学的专业。但这被老师断然制止了。他说，你没有专攻数学的资质，将来最多做程序员而已。父母也认为，这个专业听起来远不如经营、贸易、法学之类悦耳。我与数学就在这一个节点作了永久的告别。如此耸人听闻的措辞并没有夸大的成

分，因为大学里并不修数学，时过境迁，甚至连高中数学题也不会做了。当年对我很好的数学老师听说我的大学居然没有高数课，跌足长叹，认为中国文科大学的基础教育堕落至极。

如果当年一直读理科，物理或者数学，也许后来我会从专业角度了解汤川秀树的学说与理论。而后来辗转的路途中，读到了汤川秀树在 50 岁时所作的自传《旅人》，幽深的小径纵横交错，这样的遇见也是一种惊喜。

2

2011 年生日那天，与友人零陵君在北大物美超市楼下逛书店，在店内纸箱中发现了《旅人》的中译本，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鸟瞰科学”系列中薄薄的一册，打折之后才 5 块钱。返校时又将这册书带在身边，时常翻看。汤川秀树原姓小川，1907 年生于东京，不久因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往京都。他的父亲小川琢治是京都大学地理学教授，原籍是素有“学问之藩”之誉的纪伊国，生在儒学之家。他专攻地质学与地理学，同时也对考古、书画、围棋等颇有研究。

有关他父亲的专业选择，《旅人》中有详尽的记述：

我父亲是在 14 岁时进入和歌山中学的，但是他已经跟他的父亲读过日文的中国古籍“四书五经”等了。在南监本“二十一

史”中，他特别爱读《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等。

他在进入第一高级中学时还没有决定将来学什么专业，这是他接近尾崎红叶的一个原因。我父亲总是怀念他一生中的这个时期。后来，当他跟自己的孩子们谈及文学时，他就会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谈论红叶。然后，他对于小说家鸥外和漱石以后的现代文学几乎不感兴趣。

就在当时那种场合下，他决定今后将要倾全力去对抗自然界的威力。

他注意到了从地下来的破坏力是多么的强烈。他虽对灾民们表示同情，但是他对自然界力量的伟大也表示惊叹，甚至也许受到了激励。这次旅行是促使他去学习地质学的一个因素。

这次旅行使我的父亲下定了决心。浓尾地区的震灾，纪州的山河及其海岸的复杂形状，这一切唤醒了他的求知欲。决心既定，他就尽快地返回了横滨。他和岳父商讨了未来的问题，然后又回到东京。此年，父亲正式改姓小川并转学地质学课程。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的生活才开始集中在地质学方面。

他的父亲在选择专业时有十分慎重的考虑。理性方面，他对西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素有兴趣；情感方面，又以明治二十四年（1891）发生在美浓、尾张地区的8.0级大地震为诱因，想要对自然、地质有更深了解。后来他出席巴黎国际博览会，获得殊荣。战时被军

方委任到中国进行地质调查。《旅人》中说：“他从来不谈这些（中日战争时期）经历，它们不可能是轻松的。”从战场上回来后，他被京都大学聘为教授，“父亲生了几次病，他把书堆在窗边，愉快地阅读。我还记得那时候父亲脸上的表情”。

有关战时的亲身经历，许多日本学者后来总是语焉不详。相较之下中国法制史研究专家滋贺秀三则很幸运。在如今中国法制史学界著名学者寺田浩明先生为滋贺先生撰写的悼文中，有这样一段：

滋贺先生自1934年9月（时年22岁）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即被当时可以暂免兵役的大学研究生院以特别研究生的资格录取，开始了其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生涯。时过境迁，后来当先生言及被选拔为特别研究生一事时，先生说，对于他个人而言，最为看重的既不是他个人的生死，也不是学问的研究，而是他自己因此可以不用在战场上杀人而生活到现在的幸运。

3

汤川秀树童年时所接受的是江户时期儒学家庭常见的传统文化教育，在外祖父的敦促下学习《大学》《论语》《孟子》。也练习过书法。后来喜欢的是《庄子》。他认为也许是因为父亲严格暴躁的脾气使自己对父亲总有某种本能的抵触心理，所以想要反抗从幼年时代就